

# 多列士言論集

(1944年11月—1945年11月)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597  
研究所

# 多列士言論集

(1944年11月—1945年11月)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供內部參考•

多列士言論集

(1944年11月—1945年11月)

---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定价(五)1.00元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7\frac{1}{8}$  · 字数 166,000

1965年5月第一版 196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63

## 出版者說明

为了了解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結束之际和法国全国起义胜利之后，怎样一步步地放弃人民武装力量和企图通过議会的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經過，特将已故法国共产党主席莫里斯·多列士 1944 年 11 月刚从苏联回国到 1945 年 11 月法国成立临时政府期間有关演讲、報告和广播演說等主要言論，共九篇，編輯成册，以供讀者参考利用。

## 目 录

为了胜利，为了法国的伟大而劳动和战斗.....	1
为战胜法西斯主义、为重建法国而团结起来 .....	12
这就是实现我国英雄们的遗志	
团结，战斗，劳动.....	25
争取团结，争取真正的民主 .....	56
一个法国的政策.....	59
复兴——民主——统一	
为法国服务.....	150
努力生产，大力采煤 .....	161
团结一切民主人士，反对反动派的阴谋 .....	200
法国复兴的条件.....	216

## 为了胜利，为了法国的伟大 而劳动和战斗<sup>①</sup>

亲爱的同志們，

現在，我又一次回到这个大厅里来，在这里，我們曾經在主要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的巴黎人民的面前发出过多次警告，这些警告不幸都一一言中了；在这里，我置身于我的亲爱的中央委員會伙伴馬賽爾·加香、雅克·杜克洛、貝諾瓦·弗拉商、安德烈·馬爾梯、蒙穆索、拉麦特、雷蒙·居約、皮佑、狄戎、米多耳、古尔多等人之中，置身于我們伟大的党的赤胆忠心而又严守紀律的領導人和黨員之中，可想而知，我的内心是如何充滿了喜悅和激动之情。

这种喜悅之情也带有悲痛的成分，因为在这个讲台上我們看不到，而且再也看不到皮埃尔·瑟馬尔、加布里埃·貝里、卡德拉、米舍尔、桑佩、卡特拉、丹尼埃尔·卡桑諾瓦、坦博以及其他許多为了法国的生存而光荣牺牲的战士們。

但是，同志們，現在不是我們动感情、掉眼泪的时候，要紀念那些牺牲者，我們只有沿着他們用鮮血开辟和标志出来的道路奋勇前进。

現在战争還沒有結束，解放的事业還沒有告成。复兴祖国的艰巨任务几乎还没有着手解决。

我国的光荣士兵，在盟國的軍事力量的支援下，已經在萊因河两岸取得了光輝的胜利。我們的三色国旗正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

① 1944年11月30日在冬季賽車場(巴黎)发表的演說。

的尖頂上迎風飄揚。梅斯已經歸還給我們的祖國。但是，德國人仍然占領著我們的敦刻爾克、洛里昂、聖納澤爾、拉羅舍耳；他們封鎖了紀龍德河河口。我國西海岸的港口仍處於被占領或被隔絕的狀態下，而且我國二百五十萬面臨死亡威脅的同胞仍有待於從敵人的魔爪下解放出來。我們既要為建立一個偉大的、真正民主、真正獨立的新法蘭西奠定基礎，同時也要為粉碎希特勒德國、為徹底消灭法西斯主義，為在德國，同樣也在我國肅清軍事、道德和政治上的法西斯主義而進行的最後鬥爭作出貢獻。

由於在斯大林元帥領導下的紅軍獲得了赫赫戰果，由於盟軍在反對希特勒德國的伟大正義戰爭在各個戰線上節節勝利，現在這個遭受了致命創傷的猛獸已經被趕回它的巢穴。但是，這個受到致命打擊的猛獸仍然是危險的，它要竭力作垂死的掙扎。況且希特勒妄想使整個歐洲與他同歸於盡；為著盡早滅那萬惡的敵人，為著儘快取得全面和徹底的勝利，把聯合國家的全部力量一齊用上也不為過。

法國的利益和榮譽要求我們在聯合國家和自由人民的這一最後努力中，不要落在後面。

當前的任務是：把戰爭進行到最後勝利。

親愛的同志們，

我們要作戰，這場戰爭本來不是我們心甘情願要打的，我們，尤其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曾竭力使我國人民避免這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是希特勒在他的半自覺、半盲目的慕尼黑分子的共謀下才得以發動起來的。

……我們要堅決、有力、且不避艱難困苦地作戰，要把這場戰爭打到底，一直打到柏林，一直打到勝利，使我們的子孫后代不再遭到這種可怕災難，這種災難在這一代里曾經先後兩次襲擊過我們，在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三時間里曾經先後三次襲擊過我們。

这就是我們当前独一无二的任务。

这就是每一个法国男人和女人都要遵行的法律。

### 必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要作战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实力应该是几十万人，甚至应该迅速增长到上百万人。这支军队应该拥有大量最新式的大炮、坦克、飞机。

这支军队应当在西战场上占有越来越广阔的地段。这支军队应当无愧于我们的法国，无愧于我们的军事传统，无愧于我们勇敢的士兵、水兵和飞行员，无愧于我们的“诺曼底队”<sup>①</sup>的英雄们、以及不久以前我们的义勇军游击队所发揚的英雄主义气概。

盟军在北非登陆已经两年，我国首都解放也已经有三个月，然而，我们还没有一支这样的军队。我们只有可以构成这支军队的零散成分：我们有一小批将军，他们没有在贝当的投降书上签过字；我们有一大批军官，有新的也有老的，他们并非没有军事天才和爱国热诚；我们有不少英勇善战的士兵，他们原属在北非整编过的那几个师，特别是我们拥有人数极其众多的法国内地军、有30岁上下的年轻上校，也有在上次大战中曾身经百战的老兵，更不必说，那些应予征召入伍的适龄青年了。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当我国正处在战争时期，当我国必须作战的时候，却没有把这些适龄青年征召入伍。

不错，我们有组成一支强大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但是这支军队却还没有建立起来。

如果我们真心希望法国独立和富强，这就不是仅仅建立几个

---

① “诺曼底队”，指1942年春，在苏联成立的法国飞行队。——译者

师的問題，而是建立二十个、三十个、乃至四十个师的問題，我們能够，而且也應該尽快地把它們建立起来，投入战斗。沒有一支强有力的軍队，有关法国伟大的一切声明統統都是廢話，都是无稽之談。

## 为我国的士兵們提供武器

有人会問我們，那么，士兵們的武器从哪里来？

武器嗎？我們的盟邦英國和美國一向肯定地表示，願意向我們提供武器。我們不能对盟国的話有所怀疑。

但是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够，而且也应当自己来为我們的士兵制造更多的武器。

瞧，在法国不是有六十万人失业么？

瞧，在巴黎不是有三十万人失业么？

瞧，当事情关系到法国是否得救的时候，那些过去长期地，过分长期地为德国人做工的工厂不是关门了么？

哪一個法国人能够容忍类似这样的情况呢？

哪一個法国人不願為使我們的工厂复工、首先是使軍火工厂复工而作出必要的努力？

## 重建我們的工业

的确，由于遭到希特勒匪徒的严重掠夺和破坏，也由于实行所謂“民族革命”、由于奉行把我国全部資源都拿出来为希特勒效劳的所謂“合作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我国的国民經濟蒙受了惨重的損失。的确，交通运输还很困难，許許多被破坏的桥梁还没有修复，我們还缺乏火車头、车厢、卡車和汽油。然而，事情还不至于十

分糟，随便調查一下就可以知道，在巴黎市內和郊区毫不費事就可以找到一万辆可以使用的卡車。这将有助于解决供应巴黎市民的当前用煤問題。

看來我們甚至還能够运出三百七十五吨煤，以供制造我国报刊所十分需要的紙張之用。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样凄惨。例如：諾尔省和加来海峡省的煤矿都是完好的，而在上一次大战結束时，这些煤矿几乎全部被毀。有人說：我們缺乏燃料，但是我們能够采煤，矿工們不要求別的，他們只要求劳动。我們有煤、我們有铁矾土，但是从解放以来，铁矾土的开采已經縮減了一半。

我們能够立刻重新升火的高炉不止一个，我們有原料可以供应軋延机，我們能向机械制造厂提供鋼材。我們能够而且也應該为法国军队制造大炮、坦克和飞机。

这就是解决失业的办法，工人們只要求有工做，同志們，我說的对不对？巴黎有三十万人失业，而某些自命不凡的人物却向工人发出号召說，“你們更應該去劳动，努力地劳动”，听到这种号召确实教人感到相当惊讶，簡直可以說教人感到非常痛心。有些工程师、技术員和很多資本家有正当理由埋怨政府沒有号召他們为战争、为法国而生产。我們党曾多次举出过不少例证，雅克·杜克洛曾在向巴黎地区的代表會議所作的報告中，弗拉商曾在他的文章里都举出过不少例证，这些例证說明，如果我們不是依靠制訂进口計劃来解决 1945 年春天的恢复工作的需要，而是信賴人民的首创精神，不去抑制这种精神的話，如果我們能够終止这些不胜枚举的行政糾紛的話，（老实說，这些糾紛很象是破坏行为。）还有，如果我們肃清了叛徒、准叛徒、投敌分子、維希分子和其他慕尼黑分子的罪恶行为的話，（昨天这些人还非常热衷于为德国人生产，今天他們又同样热衷于破坏法国。）那么，我国的經濟恢复工作就能够

进行得更快。

爱国者們昨天曾經号召进行怠工，然而，今天，他們却号召去劳动，因为在工厂和田野里劳动，如同在前綫英勇杀敌那样，都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苏联全体人民出色的努力就是明证。然而，这些投敌变节的大資本家，在策略上还没有放弃 1936 年法国企业主联合会总干事朗貝爾·里博特的主张。朗貝爾·里博特說过：“要制服劳动者，就必须关闭工厂，就必须阻止經濟生活的正常进行。”同志們，难道这不是事实么？

由于仇視人民陣綫，仇視工人阶级和仇視民主，这些人早在 1936 年就已采取过这种策略。現在，那些彻头彻尾的維希机构，如专门帮助希特勒劫掠法国的“組織委員会”<sup>①</sup> 虽然已被撤銷，然而，遺憾的是，維希分子在政府机关里仍然可以横行无忌，使那些投敌变节的資本家和心怀不善的法国人因此而得到过份的迁就和姑息。

### 惩办叛徒和包庇叛徒的人

因此，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供给它以军火，为了恢复我們的工厂，同样，也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合法要求，使我們的年輕人得到工作、职业或枪支，为了拯救我們的孩子，拯救受到結核病严重威胁的青少年，最后还必须实行清洗、惩办叛徒——一切叛徒和包庇叛徒的人。不用高談改革机构的廢話和蠱惑人心的語言，必須沒收叛徒的財产，沒收由二百个家族的达官貴人控制着的几十亿法郎，他們曾經由于害怕人民、仇視民主，而公开背叛了民族利益，把我們的祖国置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

給这个或那个經常能够尽到法国人应尽的义务的小股东以赔

<sup>①</sup> 为当时德国军队在外国劫掠粮食、矿产和劳工的一个专门机构。——譯者

偿，是最公平合理不过的。然而，給眾所周知的投敵分子、昂贊矿山的經理兼庫爾曼企业的董事长雷蒙一保尔·杜舍曼一笔可耻的賠款，却是最伤天害理的事。

是的，必須粉碎第五纵队，它現正日益囂張，日益抬头，而且有增无已地胡作非为，它竟然这样确信它可以逍遙法外！往往有人爭辯說，我們的警察人数太少。但是，全国人民都願意当捍卫我們国家的警察、当捍卫我国民主的警察！

发生了造成二十七人死亡和八十四人受伤的維特里行凶事件以后，这次又发生了造成三十四人死亡，四十六人受伤的提莫納堡行凶事件。人們不是去鎮压那些投敵分子而是迫不及待地散布歪曲事件真相的說法。这就是說，慕尼黑分子和慕尼黑精神在我国还远远沒有消失。如果說一部分慕尼黑分子曾經公开投靠希特勒主义的話，那么，另一部分人却是巧于应付的，以便日后能在爱国者的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部分人在整个占領时期都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他們时刻企图在战士中間散布疑惧和怀疑論調，經常劝人听天由命和处事怯懦。

目前，慕尼黑分子正在串通一气，阴谋分裂爱国者、阻撓建軍工作、妨碍經濟的恢复、制造障碍，使我国不能协同盟軍作战。

## 要相信人民

他們希望使新生活按老的样子过下去。然而，人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已經发生了許許多的变化，但是在組織体制方面的变化却比这要少得多，同志們，是不是这样呢？然而，人民不願意一切照旧，他們要求有所改变。他們要作战。必須滿足人民的心願、意志和要求。必須信任新民主机构，以及在反对占領者和叛徒的严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各級解放委員会。人民所召开的盛大群众

性集会证实了对这些解放委员会的信任和委托。这些解放委员会也忠貞不貳地支持政府实施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綱領。必須相信这个由抵抗和解放力量联合組成的波瀾壯闊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經成为我国經濟、政治和道德复兴的力量。这个由民族力量和共和力量联合組成的广泛运动主张不断扩大民主，主张把所有亲法西斯的和亲希特勒的派別和个人，以及一切应对 1940 年潰敗負責的人統統从法国的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

### 團結一切善良的法国人

今后和过去一样，我們共产党始終抱有雄心大志，要卓有成效地加強所有善良的法国人之間的團結。現在和过去一样，我們唯一关心的是：我国人民的幸福、法兰西的伟大。我們捫心自問，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期里，尤其是包括“奇怪的战争”<sup>①</sup> 时期在內，我們都會忠心耿耿地為我們十分了解的法兰西和共和国的利益而出过力，效过勞。

然而，我們并沒有浅薄浮夸的自滿情緒，对于并非由于心怀恶意而犯了錯誤的人，我們并不抱有心胸狭隘的怨恨。現在最重要的是全民的團結。完成法兰西的解放事业，同盟国站在一起把战争一直进行到希特勒德国被消灭时为止，为迅速恢复法兰西而工作；确保我們的祖国在明天的世界里享有它理应享有的大国地位，这些都不仅仅是一个党、或几个政治家的任务。这是努力奋斗和不惜牺牲的全体人民的任务。这是为了法国的伟大、民主和独立而紧密地團結在国旗下面的千百万法国男女的任务。我党政治局

① “奇怪的战争”，又称“假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1939年 9 月至 1940 年 5 月），英法对德国宣而不战（在西歐戰場上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指望把希特勒德国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譯者

之所以非常乐意地响应了最近社会党提出的建議，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出发的，正是为了加强所有劳动者之間的联系、为了确定当前为反对重又咄咄逼人的反动势力而必需采取的共同行动，也为了奠定一个伟大的全国性的工人党和一个伟大的法兰西人民的党的基础。

我們之所以为恢复工会的团结而欢呼，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出发的。就像在1939年弗拉商代表我們所說的那样：所有的工人都来参加唯一的工会，唯一的法国总工会，正如他們希望能够尽快地只承认一个唯一的劳动者的政党那样。

我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出发，对于我們所主张的同天主教徒工人携手合作的政策所取得的成績感到欣慰，現在我們的社会党兄弟对于这个政策已經表示贊同。

我們中央委員会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出发，在解放后就召开的第一次會議上，在听取了我們亲爱的雅克·杜克洛同志所作的杰出报告以后，决定协助各級解放委員会为实施全国抵抗委員會的綱領，以及为根絕維希政权而进行的工作。

我党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出发，支持在行将到来的市政选举中提出統一的抵抗运动人士候选人名单的建議，以便使这次选举能够鮮明地显示出法国的团结一致。

我們党为民族陣線和民族解放运动所提出的联合方案感到高兴。

目前各省解放委員会正在筹备一次法国复兴时代的“三級會議”<sup>①</sup>，我党认为，行将到来的各省解放委員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件大事。

尽管碰到种种障碍，我們終于走上了复兴的道路。这是由于

① “三級會議”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由貴族、僧侶和平民組成的會議。这里用“三級會議”来譬喻各省解放委員会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譯者

我国人民艰苦奋斗和勇于牺牲的緣故，也由于我們得到了我們的朋友和盟友的可貴援助的緣故。我們的英美盟軍的士兵，为了援助我們祖国的解放事业，曾經在我国的大地上流出了他們的鮮血。我們的苏聯盟友則拯救了欧洲和全世界，使之免遭法西斯野蛮行为的侵害。

### 贊 美 苏 联

同志們和朋友們，沒有苏联、沒有这样一个令人欽佩的民族及其英勇的紅軍的无比重大牺牲，我們将会处于何种境地呢？

东戰場的胜利并不是自行到来的。苏联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和青年們曾經作出了多大的努力，忍受了多少牺牲，遭到了多大的哀慟，而現在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却正在建設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青年們的面前展現了一片幸福生活的前景，苏联人的种种創造才能都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全体法国的男女对苏联人民、对紅軍、对伟大的斯大林满怀欽佩和感激的心情，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是的，苏联从来也沒有失約，是苏联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承认业已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員会的。是苏联首先主张接納法国参加处理欧洲事务的盟国委員会的。

全体法国人非常滿意地从塔斯社发表的一篇公報中获悉：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腦曾向苏联駐巴黎大使波格莫洛夫表示希望去苏联，这一願望已經得到苏联政府的欣然同意。

### 法 苏 友 誼

所有的法国人都明白，法苏联盟决不排除同英美两国伟大的

人民的友誼和聯盟。法蘇聯盟是維護未來歐洲的安全與和平的最可靠的基础。

这就是說，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外交政策不應該重蹈慕尼黑主义和反苏主义的复轍，不管这种烂貨以何种形式表現，即使是以集团的形式出現也罢，它必然会引起人們正当的怀疑，也会勾起人們不快的回忆。

地地道道的法国外交政策要求由新的人来担任外交工作，而且在每个国家里，我們的外交工作应当面向进步和民主的力量，而不应当面向反动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在这里我特別想到的是波兰和西班牙<sup>①</sup>。

亲爱的同志們，

我本想讲得簡短些的，現在我已經讲完了。

中央委員會的結論是：

要进行战争；

建立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

迅速恢复我国的工业，首先是軍火工业；

劳动，毫不停息地劳动；全国男女老少都一齐来劳动，来战斗；

竭尽我們所能，傾盡我們所有，以期我国的士兵能够光荣地战斗；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复兴我們的祖国而进行准备，以期建立一个自由、强盛和幸福的法国。

(譯自《多列士全集》第 20 卷第 131—142 頁)

---

① 当时在波兰卢布林已經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在伦敦还有一个波兰流亡政府。当时法国面临着承认何者为波兰合法政府的问题。至于西班牙的情况則略有不同。大战接近結束时，大局已定，軸心国家必敗无疑，佛朗哥的統治也处于风雨飄搖之中。同时盟国对他也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譯者

## 为战胜法西斯主义、为重建法国 而团结起来

这就是实现我国英雄们的遗志①

“如果我能得到重生，我还要走这一条路。”亲爱的同志們，我們对于这句庄严肃穆的話还能增添些什么呢？这是我们亲爱的加布里埃·貝里在他最后的一个早晨写下的，这句话最能紀念他的一生：“如果我能得到重生，我还要走这一条路。”

同桑佩、皮埃尔·瑟馬尔、卡德拉、沃德利、內代累克、雷比埃尔一样，同波利宰、索罗孟、丹尼埃尔·卡桑諾瓦和我們很多别的英雄們一样，加布里埃也选择了这条道路。“如果还要重走的話，我将重走这条道路。”这是斗争的道路、献身的道路、牺牲的道路，这都是为了法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

在談到这个人物、这位积极战士、这位如此可亲而又令人惋惜的朋友貝里时，不能不提到他的事业，也就是我們共产党的事业。貝里的名字同那些名震四海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同我党，同我們的《人道报》在馬賽尔·加香領導下，为反对德国的希特勒主义和法国的反动派的罪恶势力，为反对把我国投入恐怖灾难中去的黑暗势力而进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貝里二十多年以前在《前卫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后来在《人道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在国民議会讲坛上发表的演說，他在外交委員会上所作的透彻明晰的、預言家似的发言，处处都表現出最純

---

① 1944年12月14日在冬季賽車場(巴黎)发表的演說。